



九天孤星

卧龙生 著
[台湾]

卧龙生武侠小说精品

九天孤星

上

(台湾)卧龙生著

内容提要

夜茫茫，笼罩着武林江湖。

情绵绵，藕断丝还连。

意切切，爱与恨匆匆逝去。

黑夜、密云、月儿、繁星再度放出它们的光芒，一场暴风骤雨居然安静地去了，然而，面临的则是武林恩怨大搏杀。

世上最美丽莫过小珊，天下最高强者莫过唐云客，宇宙间最令人留恋者莫过故乡。

全文故事曲折感人，人物纷繁，场面宏大，刀光血影中弥漫柔情傲骨，各大门派抗争中显露出武林枭雄，江山美，侠女更美，是本书的主题，爱与恨是不变的旋律。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一章 一代豪侠	(6)
第二章 牛刀小试	(37)
第三章 往事如烟	(71)
第四章 雁过留声	(103)
第五章 两世为人	(125)
第六章 万夫莫敌	(159)
第七章 六腿齐拆	(192)
第八章 盛名之威	(227)
第九章 恨海仇山	(261)
第十章 百花公主	(294)

楔 子

黑夜，像一块无以朋比的巨大布幕，笼罩着整个大地。天空密层结集的乌云，阻住了那烂灿的月光和闪烁的星光。

远处隐隐传来海涛的怒啸声，像有数万千的兵马军车，在那遥远的广场上，凶猛惨烈地激战着。

一间占地并不甚大，但构筑异常坚固的精舍，傍着小山坡，似双娇弱的小雏，舒适地依偎着母亲般。

昏黯的灯光从窗户中透射出来，并且传出阵阵轻柔的催眠曲调……

“睡吧！睡吧！我可爱的小敏珊，

闭上你美丽明亮的眼睛，

当夜幕低垂，当晚风吹拂……

张开那可爱的一双小翅膀，

追随着父亲，飘向那海角天涯。

……

……”

忧郁而温暖的歌曲，一遍又一遍地传来，中间杂着“依呀！依呀”乳儿声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方围一里余，只稀落地住着数十人家，那精舍是其中最好一间了，周围是木制平房，灯火一间接一间地熄灭了。

风吹得很疾，沉闷的空气使人心胸似乎要为之发炸，倏忽一闪电光，“轰隆！轰隆！”的雷声从天边滚滚而来。

“珊儿终于睡了！”屋内传来娇柔的喃语，充满着怜爱和倦意，生像最后一件也是最吃力的一件工作被圆满地完成。

纸窗尚未关闭，从这里望进去，只见眼前是一幅优美已极的图画，小而精巧的房间，当中停放着一辆能够推动的幼儿床，一张光亮而玩具形式的梳妆台，象征着这屋子的小主人是位可爱的女孩。

屋角堆放着一大堆玩具，暗绿而软的厚地毯，柔和的灯光，想来父母对这小孩是如何爱护了

然而最吸引人注意的，仍是那坐于床旁的母亲，看她寝衣单薄，两条均匀圆润的小臂，露在袖外，洁白胜雪，一手托着微得泛红的面颊，一手轻拍着那逐渐沉睡的幼儿。

这幼儿娇小可爱之极，胖而圆的脸庞，微微隆起的眼球，尚在闪动的长睫毛，小巧的鼻梁真似一个幸福小天使般。

“轰隆！”

又是一声闷雷传来，年青的母亲拉了拉单薄的寝衣，感觉到一丝凉意，她轻轻站了起来，对那孩子投下疼爱的一瞥，娇慵地朝窗户走去。

天气本是闷热难当，这时一股风突然吹起，年青的母亲不由得打个寒噤，她伸手去关那窗——

“劈啪！”

一闪如万灯齐亮的电光，与那震耳欲聋的雷声似乎同时响起，窗外景物在这一刹那间形同白昼。

这年青的母亲被如霹雳般的雷鸣震得呆了一下，於是她赶紧去关那纸窗。

那知又是一个如炬闪电划过空际，屋内那微小的烛火一阵摇曳，微弱的灯光黯然失色。

“谁？”这年青的母亲在那一闪明亮中，突见窗外黑忽忽的立着一个人，她受到震惊，不自觉退后一步，先护住沉睡的幼儿。

“小珊，是我！”一个深沉而重浊的声音从窗外传进来，跟着

一身穿油布雨衣的大汉如飞般掠进屋内。

这年表的母亲脸色倏然巨变，两手向那突来之人张了张，又畏惧地垂下去，清秀而丰润的脸上有股说不出的表情，美目眨动着，居然涌蕴着两滴珍珠般眼泪。

“小敏，想不到会是你！”女子喃喃道，突然发觉自己衣衫是这么单薄，羞涩地拉了拉襟领，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。

突来的大汉全身油布衫裤，上面已挂悬着几许水滴，只见他好一副长像，豹头环眼，天庭饱满，可惜双眉间蕴蓄着无限杀机。

“珊妹别来无恙？”大汉冷冷说道，然而语气中却含着这么多悲愤，而且在轻微颤抖着。

被称为珊妹的点点头，脸色被惊得有些苍白，而苍白的下面，又呈现出一种青春的桃红。

外面风声更疾，隆隆的雷声一个接一个响起，但那大雨却一直不肯降落下来。

“珊……珊……”门外传来一阵呼喊，也传来一丝火亮，又听得：“敏珊睡了吧？这么大雷雨，别令她受惊了。”

这秀美的母亲颜色一变，极快地朝大汉瞥了一眼，转身应道：“敏珊没有什么，你先睡吧我等下就来！”

突来的大汉面容中涌现杀机，目光中凶光暴张，口里冷哼一声手往腰间摸去——

年青的母亲简直不知如何是好，她想要制止大汉的凶机，但她又没有这种能力，她只好再急道：“你别进来吧！我立刻就来。”

屋外声音爱惜的哼了一声，温柔道：“好！好！别累坏了身子啊！”足步声又渐渐远去——

这魁伟的大汉，阴鸷的目光中射出股怨恨的光采，狠狠道：“你真维护他啊！哼！”

“珊”痛苦地捏捏手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美目中落下了两滴晶莹泪珠，她知道，只有这方法能够软化身前的铁汉，也只有这方法，能令他将怒火暂时按遏。

果然“小敏”轻叹口气，凶狠的表情放松不少，他缓步向幼儿床行去，伸手打算去摸那小孩。

“敏！敏！你不能伤害这孩子！”年青的母亲冲至床前，焦急地拉着“敏”粗壮的手臂。

“我会伤害这毫无抵抗能力的东西？”

“那……那你会伤害他吗？”这娇弱的女子指了指门外，企望地道：“他不似你会武啊！”

“哼！那小子！我要杀他时会给他一双剑……不然随他找帮手吧！”大汉凶狠地说。

又是一阵狂风刮进屋内，掀起了大汉披在身上的油布，露出他一身黑色的劲装，以及悬在腰间，亮晃晃的短剑——

“小珊！你曾说过一生只爱我一人，但……但你为何又嫁给那满身铜臭的小子？”“敏”愤怒地在屋内一圈一圈踱着，油布已被他烦躁地拉下，右手不时去抚摸那银白发亮的剑柄。

“我朝夕在山上苦练，苦练，为的是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能早些回来与你团聚，想不到短短三年，就一切都变了，我成了叛家离乡的逆子，你成了小财主的夫人。哈！我学这一身武艺作什么的？连心爱的女子都保不住吗？哼！我还有剑啊！”“小敏”说至此处，神情激动已极，他不只一次拔出他那骇人的短剑，犀利的光芒，一伸一缩地在屋内打闪。

“小珊”吓得退至屋角，她眼中有一种温柔又迷茫的光辉，像是在求恕，又像是在谴责，但愤怒的“敏”那能明白得了？

“敏！敏！你能轻声点吗？”小珊强自镇静道。

“轻声点！”敏裂嘴笑着，露出他雪白而强健的牙齿，道：“是怕吵醒了他吗？哈！我倒希望他敢进来呢！”

“哇！哇”床上的幼儿被粗大的呼叫吵醒。

“珊”连忙将她抱起，不住拍抚道：“别怕！别怕！敏珊，妈在这里呢！”她像忘记了一切，连身前满腔怒火的大汉也忘记了。

“敏珊！”大汉的目光，如火炬般投照在幼儿脸上，充满疑惑

道：“你为何为她取名敏珊？”敢情他现在才听清这幼儿的名字。

年青的母亲没有说话，只用那饱含泪水的大眼，痛苦地对她一笑，仍继续哄着小孩子。

“告诉我！”大汉威严地说道：“她为何取名敏珊？可是……”

正说至此处，房门陡地被打开——

“小珊！怎么…怎么…呀！你是谁？”

开门进来的是个清秀的文士，看着房中陌生的大汉惊得他双眼发直——

“敏”将短剑“呛！”地拔出来，狞笑道：“小子，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小敏！小敏！会是你！”这文士喃喃道，但一见小敏手中亮晃晃的宝剑，不禁将他吓得矮了半截。

“小珊”抱着孩子，没命地扑向“小敏”，泣道：“敏！敏！你不能杀他，要杀杀我吧，是我对不起你啊！”

“小敏”如罗汉般高举着短剑，眼光却梦幻般注视在幼儿脸上，他如有所悟，看了看手中宝剑，又深深地瞥了孩子一眼，突然长叹一声——

黑夜更深，密云消散得不知所踪。月儿，繁星再度放出他们的光芒，一场大雷雨居然安静地去了，是真的去了吗？不！只不过转移了阵地而已。

精舍里窜起一条黑影，带着那银虹光华，似双箭般消失在茫茫黑夜。

.....

.....

第一章 一代豪侠

最后的北风带走了寒冷，和暖的东风终于带来了春天，雪渐渐消融了，化为一泉泉水，顺着山势缓缓地冲激下去。

浙省山多，雁荡、天台、括苍山雄峙境内，这时积雪和水而下，山路泥泞难行，行人在此时大都裹足不前。

“我年一何长，鬓发陡已白，

俯仰天地间，能为几时客？

惆怅故山云，徘徊空日夕，

何事与时人，东城复南陌。”

一个悲凉的声音在远远响起，山高云低，在那云气袅绕中，一骑如仙鹤般惊雾而来。

山道险曲，上仰百丈高岩，下临无底海崖，一声声浪岸石的巨吼隐隐传来。

“唉！”一骑越来越远，只因雾气朦胧，其面目尚是看不清，只听他又道：“故乡啊！我终于又回来了……”

苍老而不失雄壮的声音，带着那无比的凄凉，令人听来有股说不出的落寞感觉。

终于看得见他了，雄伟的躯干，但又似全身都失去了劲力，松垮地骑在马背上，数不清的短髭黑糊糊地掩去了他半个面颊，破烂的皮袄，一双鹿皮快靴，一切都显得这么不起眼。

然而——

从那不时一开一闭的双目中，射出股慑人心腑的凌厉光芒，令人觉得他又是那么不平凡。云雾逐渐散了，崎岖的山路像条永不

见首尾般的长蛇，盘绕在山峰上周，下临深崖如无底，海潮冲激岩岸所卷起的浪花，似一缕细如蛛丝的白线。

“吁！”

这人长长叹口气，轻轻拍拍坐下马颈，感叹地道：“马儿啊！下了此山即是主人的故乡了，离家十年，庭园会变成个什么样？忠仆‘财进’想来也早成一堆白骨，还会有什么人留下呢？”

云雾完全散去了，这人也清晰地暴露在天光之下，只见他长长的头发已有些白了，很整齐地轻松披下肩来，坐下马神骏之极，昂首掀尾，四双铁蹄有力地踏着路面。

“叮当！”

突然一声脆响，这人像大吃一惊，反手一摸腰间宝剑，狂笑道：“白虹啊！终于听得你发这惊讯，难道我摩云客真是如应了百了大师卜语——‘生于斯死也是斯’——哼！我摩云客岂能这样？”

山路渐低，不一会已出了这山峦，眼界突然开朗，远处炊烟袅袅，想来是一村人家。

“看！那就是我故乡了！”这浪人指着远处，自言自语道，神情有些愉快，但大多是凄凉。

一片平坦的高坡，其上绿草绒绒，这一人一马伫足其顶，因背着阳光的原故，看来似尊大理石雕成的石像般，严肃而生动。

“嘿！这边，这边！”

坡下突然传来一声呼喝，这摩云客眼中蓦地射出寒光，像双可立刻暴怒的猛兽，然而脸孔又陡地温柔下去，嘴角更浮起笑意。

只见坡下慢慢冒起个牛首，一头老牛一幌爬上坡来，背上跨着个十岁左右幼童，手中拿着条尺长左右的小草绳——

这摩云客含笑看着这小孩，眼中有一种依恋神色，生像是个小孩，勾起他那久远的回忆。

牧牛童抬头一看，发现这奇特的陌生人，脸上有一丝疑惑表情，但立刻别过头去，唱道：

“朝牧牛，牧牛下江曲，

夜牧牛，牧牛村口谷。

荷蓑出林春雨细，芦管卧吹沙草绿。

乳插蓬篙箭满腰，不怕猛虎欺黄犊。”

这牧童一边唱一边挥动着两双小手，神情甚是得意与快乐。

“好狂的口气？”摩云客笑道：“小哥子，你是本地人吗？”

牧童将手中绳轻轻一打牛颈，老牛听话地停了下来，低下头静静咀嚼青草。

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牧童反问道。

这牧牛童子转眼看来甚是朴实，但说话时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一闪一闪，使人觉出他是愚笨其外而聪慧其内了。

摩云客脸孔上一直含着笑意，先前满面的严霜一扫而空，徐徐道：“你怎知我不是本地人呢？”

“嘿！”这牧童不屑地道：“咱们唐家村的人，有谁我不知道？先前有十位与你一般的外乡客打此走过……”

这小牧童的话突然被摩云客打断，只见他目露凶光，问道：“他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这牧童被他声色俱厉的模样惊骇了一下，但仍倔强地道：“你如此凶，我才不告诉你！”

摩云客面容陡地舒缓过来，像是看见了数十年前自己的影子，爱惜地说着：“你不说也罢！告诉我他们往哪里去了？”

牧童乌溜溜的大眼转了转，指指一处高峰，道：“舍身崖，他们往舍身崖方向去，并问我此处可是叫唐家村。”

摩云客严肃地点点头，轻轻拉了拉手中马缰，往那牧童手指处的“舍身崖”行去，太阳如金轮耀眼，照在他威猛的面颊上，看来凶狠可怖。

“哈哈！我摩云客就痛痛快快干这最后一次吧，百了大师卜语是否灵验也看此了。”

一骑一人又向高处行去，牧童呆立于当地，望着渐去的陌生人背影，他似乎觉得对那人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一种气质上的熟悉。

“舍身崖！”他想这地方，身心不禁一颤，然而一双大眼一闪，又露出那明亮的目光——

微带潮湿的海风，从辽阔的海面吹来，一块凸出而伸向大海的岩石山，正有十几人整齐地围成一个圆圈。

这十人装扮不伦不类，有脑袋秃秃的和尚；有头戴金冠的全真道士；有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有鹤发童颜的老者……

在十人中只有一点相同，就是全都在闭目打坐，凝神运气。整个空间似冰冻了般，除了呼呼风声之外，再没有一丝别的声息。

这山岩地势不但高而且险，三面俱是笔直高峰，只有一条羊肠小径从峡边涌至岩上。另一面猛急海风，刮在岩上被阻得旋转疾掠，稍微轻弱一些的物件也会被卷入海中。

“得！得！”

一阵轻脆的蹄声传来，十人同时张开双目，每人都向那羊肠小径看去，然而蹄声倏然停止。

“劳各位久候，朋友们敢情是冲着我摩云客唐震天来的吗？”人尚未现身，一个粗豪雄飞的声音已震耳传来，不但盖过了风声，更撼得山壁簌簌着响。

十人中没有一个答腔——

又是一阵轻快的足步声传来，小径上转出那身着破皮袄，满脸短刺般乱髭的摩云客唐震天来。

他一眼看清场中十人，面上飞快地闪过一丝惊容，但立即为他那惯常的不屑神色所淹没，只闻他傲然道：“想不到江湖中一等高手全聚会于此！”摩云客暴笑着，他那股满不在乎的神情是任何人也难忍受的。

“狂徒！”十人中的那位白发老者，冷哼道：“今日你大限已到，有什么遗言趁早留下吧！”

摩云客脸罩寒霜，似怒非怒地道：“反正我唐震天也活得够久了，有你们十人陪葬也不算虚此一生。老娃儿，你又有什么话说？”

这童颜鹤发的老者，正是天下闻名的“不老童子乐平”，武功

· 出自华山派，为华山派有数高手之一。

不老童子哈哈一笑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另外九人也随同立起，在摩云客身前站成个扇形。

“让老夫为你引见一番吧！”不老童子笑嘻嘻指着从右算来第一位那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道：“这是荆楚淡金姥姥！”

摩云客似谦还傲，形式地抱一抱拳，答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金姥姥太看得起区区在下了！”

金姥姥饱厉风霜的面上涌起一片狠毒的笑容，叱道：“铁翼雕金如龙可是阁下给毁了的？”

摩云客唐震天满脸不屑，鄙极地道：“在下手中杀贼无算，那有许多功夫去记这些小贼姓名！”

金姥姥手中铁拐一顿，白发根根竖起，似要暴起发难。不老童子连忙将她拦住，道：“金姥姥慢来！咱们讲清楚再动手不迟……”说完他指着第二位，一个樵夫打扮，一身短衣短裤，露出双毛黑泥脚，腰插一柄雪亮利斧的汉子道：“这位是峨嵋樵子连克狄……”

“久仰，连兄雄霸蜀地一方，今日也有兴至此一游！”摩云客唐震天仍是狂傲已极地道。

“这位是嵩山浮月寺静心方丈……这位是甘陕大侠白衣秀士钟少恺……泰山空灵大师……黑白双剑裴氏兄弟……武当夺魂剑客潘君佩……崆峒派生死判康麟……想来阁下都有个耳闻。”

这一大串足以震惊整个武林的名号，在不老童子乐平的口才徐缓说出，一点也不显得带着火气。

摩云客一生傲笑武林，何种大阵仗没有见过，但今日面前这十人，堪称是武林的精英全出聚于此了，是以他也不得不心生戒意。

“十位武林高士，我摩云客三生有幸能参与这场盛会，不论各位与我唐震天有无瓜葛，今日也得一一讨教了！”唐震天仰天长笑，视眼前十人直如无物。

这十人完全冲着摩云客才来此的，金姥姥首先持拐而出，指着唐震天骂道：“别人怕你唐震天心狠手辣，我老婆子可不吃你这一套，今天就让你尝尝金家拐的味道。”

这金姥姥娘家姓显名紫英，也是鲁地一大武师之女。自嫁与楚地澹河铁拐金峰后，不到四年金峰即因暗疾谢世，遗下一子取名如龙，被宠爱得如心头肉般，然而却被摩云客毁了。

唐震天一代豪客，生平行事但凭当时喜恶，是非观念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，这当然是因他早年受到一莫大刺激之故。正因此他从横江湖，只在一伸手莫不置人于死地而后已，这才使江湖中人俱对他痛恨入骨。

摩云客看看如猛虎般的金姥姥，又看看四周围的高手们，心知退路已断，今日要全身而退已是件办不到的事情。

“你要第一个送死？”他狞笑道。面容上已全是杀机。

金姥姥到此时反而平静下来，显出她老练的经验，她将铁拐平指对方，缓缓说道：“我要第一个取你性命！”

唐震天傲然一笑，不屑道：“凭你一双铁拐尚不够，还是大伙儿一齐上吧！”其实他心中可有点畏惧这十位江湖一流高手同时进攻呢。

不老童子乐平自然明白他的心意，想到大家都是成名多年名重一时的人物，如何能联手合攻一个人？因此他笑着道：“唐大侠尽管放心，咱们决不以多为胜。”

唐震天有点赧颜，但仍带着讥讽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说完“呛！”的一声，“白虹”剑已盈然在握。他这拔剑姿势真是快速绝伦，场中十位高手几乎没有一位能看清楚了的。

金姥姥眼见对方兵刃已出，口中招呼一声，铁拐杖微顿，身形已是前行一丈，相距唐震天不足六尺。

“咱们先将话说在前头！”她狠声说道：“今日你唐震天的命是非留在此处不可，否则……”

摩云客打断她话，仍傲然道：“否则就是你们十条命留在此了，

是不?”

金姥姥点点头，道：“就是这样！”说完退后一步，将手中铁拐杖一式“举火扫天”向上竖起，算是进抬的礼数。

唐震天毫不在意，遂将手中剑往斜上一抛，那“白虹”在空中划出一条光亮银虹，自动地又落到手里。这招有个名堂，叫“绕日长虹”，不但是唐震天以成名的“大罗剑法”的起首式，而且如果练得精纯，真可取人首级于百步之外。

不老童子在场外看得摩云客露出这手功夫，惋惜的叹了一口气，对身旁数位高手道：“想到雁荡大侠的心血绝艺要从此永绝尘世，咱实难心安呢！”

泰山空灵大师也露出戚然神色，应道：“如非这魔头杀孽过重，贫僧真不忍心下手垄断此雁荡一脉！”

敢情这摩云客正是“雁荡大侠”的唯一高足。只见他听得火起，道：“咱唐震天可不需要你们的假慈悲。老婆子，进招吧！”

金姥姥嘿嘿一阵冷笑，她心中可顾忌唐震天十余年来的声名，也知道雁荡一脉素出高手，自然对敌得非常慎重。只见她拐杖一转，喊声：“有僭！”突地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铁拐杖夹着呼呼劲风直往唐震天腰间碰去。

唐震天艺高人胆大，自己手中握的虽是轻兵器，对那金姥姥沉重已极的杖势，仍是毫不顾忌，只见他右手横里一架，一道白光直往铁拐绕去。

金姥姥反而不敢轻试敌剑，心知白虹犀利久负盛名。立刻杖式一变，改横扫为直刺。

唐震天的功夫确实较金姥姥高出许多，两人出招俱如猛虎般，凶狠桀厉，但数招不到金姥姥已相形见绌。

只见摩云客一柄二尺白虹左插右插，好似一个巧女在绣着花般，神情轻松已极。反观金姥姥，只见她满是皱纹的脸上，已布满了汗珠。一拐一拐俱重无比。

旁观的九人虽都看出金姥姥不是摩云客的敌手，但他们都是

名望颇高之人，就是被杀死也不能联手进攻一人啊！于是每人脸上都有一股忧虑神色。

这时金姥姥已被逼得连连后退，一双杖使出“二郎担山”，平地涌起一双杖影攻向对方左脊。金姥姥功在荆楚确是一方之首，尤其“追风三十六杖”更上上之学，只可惜她天性太浮躁，不能完全领悟其中精髓。

唐震天明白自己所处地位是何等危险，尚有九人虎视在旁，因此早打定去一个是一个的主意。

金姥姥的这招“二郎担山”与“拨草寻蛇”配合虽妙极，但在唐震天这种大行家眼里，仍发觉两股力道未合间，有一丝破绽可寻。

立时他一招“霸王御甲”左掌在胸前往外一拂，平常的招式在他手里竟成了妙绝的守式，只见金姥姥的“二郎担山”被平淡地化了去。

而唐震天的白虹已凛然高举，在空中打个圆弧，反映着阳光发出耀日的光华，好看已极。

高山浮月寺静心方丈才喊声：“要糟！”

果然金姥姥因一招失着，胸前空门大开，只见白蛇陡地一连三点，正是“天罗剑法”中，极厉害的一招“云龙三点首”。只见那白虹短剑化为三道极淡的剑气，分三个方向右、左、中一齐刺向金姥姥胸口。

一股血泉喷出，唐震天如飘风般退后一丈，满脸挂着得意神色，眼看着金姥姥颓然倒下去。

“哈哈！谁要作第二个？”他狂傲地向其余九人说道：“摩云客手下从不留活口！”

空灵大师与静心方丈同时低头，诵道：“我佛慈悲，但祈助弟子一臂之力，诛此万恶之人！”

不老童子乐平面有惭色，心中对金姥姥不无愧咎，但他又有何法呢？他愤愤道：“唐大侠高艺不凡，但咱们十人早存必死之志。”